

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、老兵黄厚瑜情系边疆教育事业——

这片土地，她爱得那样深沉

刘 娟 译 珊

人物·老兵出镜

位于湖南长沙的湘江风光带上，立着一块巨大的花岗岩。这块采自新疆天山的岩石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湘石”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为保卫、开发和建设新疆，湘江两岸“八千湘女”响应号召，应征入伍。她们在天山南北、戈壁荒漠中扎根成长、拓荒创业，很多人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女教师、女拖拉机手、女护士……这就是至今被传为美谈的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。

我们故事的主人公——家住湖南衡阳的99岁老兵、离休教师黄厚瑜，就是当年“八千湘女”中的一员。在新疆工作生活的30多年里，这位“戈壁园丁”一手拿铁锹、一手拿粉笔，白手起家建教育人，先后培养3000多名边疆学子。离休后，她依然牵挂着“第二故乡”的教育事业，向许多有需要的学生献出爱心。

今年3月，湖南省衡阳警备区组织红色文化宣讲比武，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、“中国好人”黄厚瑜的事迹，让听众和评委深受感动。这位老兵的身上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炽热情感和真挚情怀？前不久，我们一行人前往新疆，去寻访老兵更多的故事。

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

从湖南到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的路程有几千公里。当年，黄厚瑜和战友们辗转走了1个多月，如今我们换乘高铁、飞机，也用了1天半的时间。

几年前，焉耆县成功创建“国家园林县城”，漫步大街小巷，不时可见一抹抹绿意。黄厚瑜和战友们刚到这里时，迎接她们的却是漫天黄沙、茫茫戈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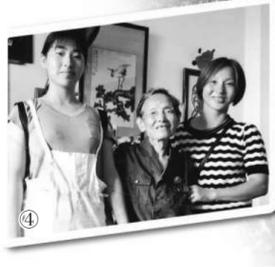
当年，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黄厚瑜义无反顾奔赴这片土地？故事还得从20世纪40年代讲起。

那时，黄厚瑜是长沙一所中学的学生。在校期间，她曾听老师讲起共产党人杨开慧的故事。杨开慧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，深深触动了黄厚瑜，也在她心中种下一颗红色的种子。

1947年，黄厚瑜参加工作，在一所小学任教。1951年，新疆军区招女兵的消息传遍长沙，黄厚瑜毅然决定报名参军。朋友劝她：“新疆那么远、那么苦，你能受得了？要不再考虑考虑。”黄厚瑜志向不改：“正因为苦，才更需要有人去改变。新疆需要人去建设，我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

不久后，黄厚瑜如愿穿上军装，和战友们一起奔赴新疆，成为所在部队一名文化教员。

“当时，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水。不仅庄稼种不成，吃水也要去很远的小水沟里挑。”黄厚瑜曾回忆，初到焉耆县，摆在大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挖渠引水。满腔热情的女兵和男兵一起投入紧张的施工中。用铁锹挖土，她们一挖就是一天，手上血泡叠着血泡；站在水里施工，她们的腿被泡肿了，有的腿上还溃烂化脓。



当年，“八千湘女”中一位有才气的女兵曾写下一首词——

“谁言大漠不荒凉，地窝房，没门窗；一日三餐，玉米间高粱。一阵号响天未晓，寻火种，去烧荒。最难夜夜梦故乡，想爹娘，泪汪汪；遥对天山，默默祝安康。既是此身许塞外，宜红柳，似白杨。”

这恰是黄厚瑜和战友们修渠引水、开荒造田的真实写照。

“条件虽然艰苦，但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把新疆建设得越来越好。有了这个信念，再辛苦也不怕。”多年后提起这段经历，黄厚瑜如是说。

“边疆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”

来到焉耆县的第一站，我们乘车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八一中学。这所创办于1952年的学校，曾是黄厚瑜所在师的子弟学校。黄厚瑜和她的5名战友，是学校第一批老师。

“学校建成后的很多年，附近只有这一所学校。我的父母都是到新疆戍边的军人，我当年就在这里读书，后来我的孩子也在这里就读。”司机王师傅告诉我们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兵进驻焉耆县，军人子女的教育成为部队面临的难题。为解决官兵后顾之忧，师部决定创办一所子弟学校。包括黄厚瑜在内的6名“全师文化水平较高的女战士”，毅然挑起这副担子。

想要白手起家创办一所学校，谈何容易？没有教室，黄厚瑜和战友们“借来老百姓闲置的土坯房”；没有黑板，她们“把大木板刷成黑色”；没有桌椅，她们“找来木板自己做”……学校就这样办了起来。1954年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，她们脱下军装就地转业，继续扎根这所学校教书育人。

走进今天的八一中学，我们在高三教学楼“宏志楼”前停下脚步。炎炎夏日里，楼前一棵棵茂密的槭树，撑起大片阴凉。

“这些树是当年黄老师和她的战友们栽下的。”校长周斌热情地介绍，2003年学校重建教学楼时，特意保留了这些槭树，“让崭新的‘宏志楼’与前辈亲手栽种的槭树相依，是希望学生们牢记学校的光荣历史，传承老一辈热爱祖国、建设新疆的宏大志向。”

站在槭树下，我们与黄厚瑜视频通话。“黄老师，咱们学校现在是集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于一体的省级示范性学校，一批又一批孩子成长成才，很多人大毕业后回来继续建设新疆”“孩子们一直保持着早起出操、听军号熄灯就寝的习惯，当年的好传统都保留着”……在手机屏幕上看到自己亲手栽下的槭树，听着校长周斌、退休教师王学清等人的讲述，晶莹的泪光一直在黄厚瑜的眼眶里闪动。

因为忙于边疆教育事业，黄厚瑜直到36岁才与戍边军人张维彪结婚。婚后，夫妻俩没有生育子女。谈及这个人生“空白”，黄厚瑜并不觉得遗憾。她总是说：“边疆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……”

“尽最后一点余力报感恩”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与铁门关市实行“师市合一”管理模式。离开八一中学，我们乘车前往铁门关市第一中学（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九团中学）。1964年，黄厚瑜从八一中学调至该校担任校长，直至1982年离休。这所学校，是黄厚瑜扎根边疆育人的又一个阵地。

学校门口，我们在“榜样的力量”宣传栏上，看到有关黄厚瑜离休后热心公益、资助百余名学生的事迹。“老校长曾说，有了奉献才有价值。她在职时为学校发展兢兢业业工作十几年，离休后依然把心留在这片土地，资助助学奉献余热，是我们心中当之无愧的榜样。”该校校长陶述兵感慨。

说起黄厚瑜捐资助学的故事，二十九团数千民兵曾雪梅滔滔不绝。几年

前，为了在二十九团组织的“传承兵团精神，讲好兵团故事”主题演讲比赛上讲好黄厚瑜的故事，曾雪梅辗转与老人取得联系。聊天中，老人请她帮忙联系新疆当地需要帮助的学生，“后来每年春秋开学，黄奶奶总会拿出一部分离休金，托我转给家境困难的孩子”。曾雪梅渐渐熟悉，老人在报纸、电视上看到需要帮助的学生，就会想方设法资助他们完成学业，还写信鼓励他们。她在信中总会写下一句话：“知识能改变命运，你要做自己的太阳。”

“黄奶奶几次对我说，要让孩子们把书读好，这是边疆的大事、国家的大事。她还说，是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，她想尽最后一点余力报党恩。”曾雪梅说。

今年初，黄厚瑜因病住院，不少受助学子得知后辗转来到衡阳看望老人，还带来手写的感谢信和祝福她早日康复的卡片。“见过儿女轮流陪护自家老人的，可这样的‘儿女’还是第一次见。”年初我们到医院看望老人时，听到值班护士这样说。

这一次从铁门关市返回衡阳市，我们带着沉甸甸的收获来到医院。这段时间，老人身体愈发虚弱，与人交流已变得困难。病床前，我们一段段为她播放此行录制的视频。看到现代化的校园，听到琅琅读书声，老人露出笑容。看到受助学子对她的问候，老人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。

那一刻，我们由衷感到：从湖南到新疆的路很远，但黄厚瑜谱写的这曲奉献长歌，让她与边疆学子的心贴得很近。是什么力量驱使她把心留在那片热土？我们想，是源于一份炽爱——

这片土地，她爱得那样深沉！

图①：新疆军区某子弟学校初建时，黄厚瑜（左一）与战友合影。

图②：新疆军区某子弟学校第一批少先队员与老师合影（三排右一为黄厚瑜）。

图③：黄厚瑜阅读受助学子来信。

图④：黄厚瑜（中）与受助学子及家长合影。

图⑤：黄厚瑜当年栽种的槭树。受访者供图 制图：唐 硕

致敬·心中英雄

我1932年出生，今年93岁。我5岁那年，父亲沈志明在七七事变中牺牲。父亲是安徽淮北市人，1906年出生。他小时候家里日子还算宽裕，有机会上学读书。长大后，他在家乡教书，娶妻生子。

然而，日军铁蹄践踏中国大地，彻底打破一家人的平静生活。1933年，父亲带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毅然离家，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。

母亲曾和我说起父亲离家时的情景。那天，蒙蒙细雨下个不停，父亲沿着村边窄窄的山道往前走，他要翻过两个山头才能走出村子。母亲牵着我的手，看着父亲的身影渐行渐远。爬上半山腰时，父亲突然转身，挥了挥手，再次向我们告别。谁能想到，那竟是我们与父亲的永别。

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，父亲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9军任排长。后来，经同乡周树介绍，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7年7月7日，七七事变爆发。当时，父亲驻防在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。战斗打响后，他坚守阵地，奋起反击，最终英勇牺牲。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，父亲是已知的七七事变中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地下党员。

父亲牺牲后，家里失去了顶梁柱。母亲一人拉扯着我和弟弟，生活异常艰难。夜深人静时，母亲常常抱着父亲的衣物默默流泪，我也忍不住跟着哭。母亲告诉我和弟弟：“你们要记着，爸爸是为了保卫国家牺牲的。”

1983年，民政部为父亲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。那张革命烈士证明书，我们全家一直珍藏着。2023年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来到家里，希望能收藏父亲的革命烈士证明书。母亲有些不舍，但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父亲的故事，铭记那段历史，还是决定捐出去。

今年初，安徽省淮北市烈士纪念馆保护中心联合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、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“红色青春守护者”团队，开展“为烈士画像赠后人”活动。志愿者依据我的样貌，

「爸，我们会永远记得您」

沈树敏

为父亲绘制了肖像。看到画像里父亲年轻的模样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，不禁摩挲着画像说：“爸，我们会永远记得您。”

如今，乡亲们都知道父亲的故事，村子也发展得越来越好。我想，父亲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。

（李宝整理）

苏州军地为4位抗战老兵集体庆生

张慧军 本报记者 贾启龙



6月24日，江苏省苏州高新区成大实验小学礼堂里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庆典——苏州军地领导、社会各界人士和学生代表齐聚一堂，为4名年过百岁的抗战老兵集体庆生（上图从左至右依次为老兵蔡韶、袁西中、钱巨胜、王铭）。

学生代表整齐列队走上舞台，为坐在轮椅上的4名抗战老兵献上鲜花。“当年的我，也就这般个头，还没枪高。”101岁老兵钱巨胜用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抚摸着花束。

1940年，刚刚加入八路军的钱巨胜，因年纪小、个头矮，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“小驹子”。走上战场，他不怕牺牲、奋勇杀敌，入伍不到3个月，就因表现英勇被上级记功。

“我们几个老兵不算什么，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英勇献身的战友们！”袁西中代表4位老兵致辞答谢。谈起当年参军入伍、抗击日寇的经历，袁西中一语道出心声：“誓死不当亡国奴！”

“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活动现场，4名老兵齐唱军歌，郑重地敬军礼，右手久久不愿放下。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近日苏州军分区组织所属团休所和人武部，充分挖掘抗战老兵红色资源，开展系列教育活动。当天，老兵讲述抗战故事系列活动同步启动，旨在深入探寻抗战历史，更好地弘扬抗战精神。

我和我的“忘年交”

王 军

一路上，我和张老聊起很多往事，张老也和我讲起当年防化团官兵苦练本领的故事。同在一个部队服役的经历，仿佛在我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。

张老今年92岁。我对他最深的印象，是他常常一大早就来到办公楼前，翘首等待邮车送来报纸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着读书、看报的习惯。

一天，我忍不住问张老：“您为什么坚持读书看报？”“活到老学到老啊！”张老不假思索地答道，“我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思想上不能落后。读书看报听新闻，不仅能让我学到很多新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能帮助我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，从而更好地管理家庭、教育晚辈，也算为国家和社会贡献一点力量。”张老认真的回答，让我顿生敬意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我出车带张老去医院拿药。路上聊天时，我得知张老41年的军旅生涯中，有近20年是在原济南军区某防化团度过的，那正是我当兵时的单位。

“张老，我也在防化团当过兵啊！”我激动地说。张老听后很吃惊，高兴地说：“那我们是同一个部队的战友！”

得知我喜欢看书，张老十分高兴，打开家中的书柜让我随意挑选。“喜欢哪本尽管拿去，看完再换！”他一再对我说，一个人要养成爱学习的习惯，尽可能多读书，尤其是多翻一翻红色经典，从中汲取精神力量，获得心灵洗礼。知道我是山东滕州人，他特意送给我一本《铁道游击队》，嘱咐我多去了解家乡的抗战故事，铭记那段历史。

我和张老，一个是1990年出生的年轻人，一位是年过九旬的老人。与张老交流，我感受到的不是年龄差距带来的代沟，而是一位革命前辈对年轻一代发自内心的关怀。

这段忘年之交，会一直温暖我的前行之路。

老兵新貌

夏日，广西北部的一个山谷里飘着甜甜的果香。按照当地村民的指引，我穿过层层荔枝林，寻找正在林中忙碌的老班长陆子勤。

陆子勤是我的新训班长，2023年退役。回到老家后，他成为一名“新农人”。“你小子，怎么摸到山里来了？”看到我出现在眼前，老班长又惊又喜。他摘下草帽，抹了抹额头上的汗，一把搂住我的肩膀。

眼前的老班长，头发很短，身材挺拔，肌肉结实，基本上还保持着在部队时的样子。

“走，我带你转转。”老班长一边带着我参观荔枝林，一边聊起往事。

2022年，我入伍来到地处滇西北高原的武警某部。我们那批新兵抵达营区时天色已晚。带着一丝紧张，我静静地站在队伍里等待分班。

“徐浩翔，4班，跟着陆子勤班长走！”当点到我的名字，一位个头不高、黝黑干练的班长举手示意。我立即出列，向他所

暖心的老班长

徐浩翔

在的位置跑去。与他视线交汇时，他脸上浮现的笑容，让我感到心安。

来到班里时，战友们已经熟睡。老班长轻手轻脚从储物柜里拿出泡面，带我来到开水间。“上车饺子下车面，这是部队的老传统。”他把泡好的面递给我，“高原夜里冷，吃点面暖暖身子。”

紧张的新兵连生活开始了。因为初上高原，我身体有些吃不消，训练时只觉得头晕脑涨，浑身乏力。不久，我出现咳嗽的症状，而且越来越厉害。老班长赶紧带我到卫生队检查，经诊断我同时患上感冒和轻度肺水肿，伴有发烧症状。此后几天，老班长安排我卧床休息。每天训练回来，他头一件事就是摸摸我的头，看我发不发烫，问我咳嗽好些了没。到食堂端饭时，他特意嘱咐炊事班为我熬冰糖梨水喝。

老班长的“暖”，不仅体现在生活上无微不至，还有训练中的严爱相济。平时组织训练时，他的目光就像探照灯，我们的丝毫懈怠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日常谈心时，他又很平易近人，总能把话说进我们心里。

一次战备拉动训练，我的背包中途散开，耽误了时间，导致我们班成绩在全连垫底。训练结束，老班长把我叫到学习室。深感惭愧的我低着头，鼻子阵阵发酸。没想到，老班长没训斥我，而是真诚地说：“浩翔，想听我说吗？”

见我沉默，老班长接着说：“你前段时间生病耽误了几天，出现失误大家能理解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没关系，咱们努力把耽误的进度追上去。哪个课目弱，班长陪你练！”

老班长的“暖”，不仅体现在生活上无微不至，还有训练中的严爱相济。平时组织训练时，他的目光就像探照灯，我们的丝毫懈怠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日常谈心时，他又很平易近人，总能把话说进我们心里。

一次战备拉动训练，我的背包中途散开，耽误了时间，导致我们班成绩在全连垫底。训练结束，老班长把我叫到学习室。深感惭愧的我低着头，鼻子阵阵发酸。没想到，老班长没训斥我，而是真诚地说：“浩翔，想听我说吗？”

见我沉默，老班长接着说：“你前段时间生病耽误了几天，出现失误大家能理解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没关系，咱们努力把耽误的进度追上去。哪个课目弱，班长陪你练！”

听着老班长的话，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奋起直追，补上了进度，后来再也没有给班里拖过后腿。

新训结束，我被分到老班长所在连队，但他不在一个班。我喜欢弹吉他，老班长喜欢唱歌，周末休息时，我总爱抱着吉他去找他，弹唱一首首军旅歌谣。

老班长退役后，回到广西老家种植荔枝。在村干部支持下，他组织村里的退役军人成立了“老兵助农小组”，教乡亲们学习网络直播、拓展销售渠道，去年帮助乡亲们亩均增收1000多元。为村里发展不遗余力的他，依旧还是那么“暖”。

那天从荔枝林出来，老班长领着我回家。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内，嫂子正准备晚饭。得知我的名字后，嫂子很激动：“浩翔，你知道不，他经常提起你，说你俩常在一起唱歌，他很怀念在部队的日子……”

晚饭后，在老班长的院子里，我抱着吉他，为他弹唱了一首《我的老班长》。

“我的老班长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我的老班长，你还会不会想起我……”听着这首熟悉的歌，老班长流下了眼泪。